

逸梅小品續集

逸梅小忌續集

趙雲台玉頤



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

逸梅小品續集

實價 1.20

著作者

吳門鄭逸梅

出版者

中孚書局

印刷者

中孚書局

經售處

本外埠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總發行所上海

霞飛路中
一五六號

中孚書局



序一

時在甲戌之夏。驕炎蒸暑。熾熱困人。箕踞北窗下。啓電簃。剖冰瓜。讀前人筆記。而暑氣深鬱。依然若處身於釜。不獲稍收涼意。忽郵人遞卷至。展之得書一冊。面湛湛作蔚藍色。署曰逸梅小品。蓋我故人鄭子逸梅之所作也。逸梅幼好學。廣覽羣籍。過目輒不忘。以其博聞強識之力。而澤躬爾雅之林。枕經藉史。出入百家。長更致力不輟。尤好六朝小品。及唐人說部。下至近人之所述作。談瀛誌怪。浪男悅女之言。亦悉肆涉不遺。以故腹笥所藏。可敵百城中。歲爲衣食奔走。始出其素所蓄積。自見於當世。當世之人。知之者莫不交相推重。君於掌教之餘。夕飲微醺。坐夜窗下。燈一檠。茗一甌。文具一盤。墨旣濃。毫斯抽。隨想所及。胸臆乃舒。不論上下縱橫。奇思詭意之事。悉足以供其驅策。而傾吐於紙上。其文崢嶸而簡潔。勁若有骨。美若有章。選詞琢句。宛麗而



逸梅小品續集 序

二

饒神韻。又非恆人之所能幾及者。付諸報端。報之主者深喜焉。報之閱者更深愛焉。於是逸梅之文。坐使洛陽爲之紙貴矣。乃者逸梅從友人之請。集其歷年所作。裒然成帙者。悉付剞劂以行世。卽曰逸梅小品者是也。余讀之終日。醺醺不遺隻字。雖處斯酷暑。宛若泠然生涼。爽及襟袂。幾疑身在瓊樓玉宇間者。噫。若斯文也。直使人愛之不忍釋。釋之而冀其後有續也。不意新秋方至。又得逸梅書。云小品將出續集。並屬爲序。余深幸所冀之竟成。而當此瑤空秋色。爽塏無塵。讀逸梅之文。更覺美意之無窮矣。 癸酉仲秋季鶴金芳雄序於小江山館



序二

鄭子逸梅。以小品文字蜚聲當世。夫文以載道。有何大小之界限。曰文無大小。品有大小。所謂小者。以品言。不以文言也。作小品文字。猶之布置盆景。凡盆景之山石。雖徑不逾尺。而岡巒起伏。山徑曲折。小橋通溪。亭臺點綴。樹木青蔥。玩賞終日。有無窮之趣焉。又如小擺設。廳堂几椅。以至一盂一碗一物一事。情態畢真。令人不忍契置。逸梅之小品文字。直是小盆景之山石。小擺設之廳堂。余業醫。奔波歷碌。每日接於目者。病人憔悴之容。聞於耳者。病榻呻吟之聲。而欲變換視聽。舒暢意志。非讀逸梅小品。不足適吾懷。因見鄭子有小品文字續集之刊。喜而爲之序。民國甲戌九月青浦陸士諤序於上海醫寓。

序三

倒袁期中。余與儀鄒枕亞諸同志。刊行小說叢報。補白中有慕韓之紅樓百詠。留氓之諧譯。及逸梅之雜俎。雅謔清雋。風趣別饒。頗爲時賢所愛讀。然余與逸梅無識面之緣。雖心儀其人。徒作維繫白駒之想。新潮颿起後。余慚老拙。落伍自甘。不復寫作。見逸梅時。以小品問世。學益博。文益工。知其寢饋於斯。二十年正如一日。非懶儉之余。所能窺其涯涘。今夏得競寸之介。見於青年中學。亦正如久別重逢。不知如何慰藉。惟憬憧於當年同志。不勝存沒升沉之感耳。時適逸梅續刊小品文字。因誌其因緣以爲之序。劉鐵冷寫於海上鏤冰室。



序四

余方爲同社烟橋序其筆記茶烟歇。有感于星社之盛衰。而鄭子逸梅又以書來。屬余序其逸梅小品續集。吾社同人近年雖散處各地。勝會難逢。良朋不晤。時深兼葭之思。然而各努力於其作品之出版。則方興而未衰。此亦未嘗不可以引爲自慰者也。逸梅與余締交在星社成立之前。曩時尙有眠雲君博。星期暇日時相過從。所談者類多爲文藝。亦心之所好耳。逸梅常爲報章雜誌作小品文字。清雅雋逸。無不可誦。而博聞彊記。所述尤多。因此人爭喜讀之。而逸梅恐其久而散失。每彙集成冊。付之剞劂。以供愛讀者之珍藏。十數年來所出者。如梅瓣集。羽翠鱗紅錄。茶熟香溫錄等。皆膾炙人口。風行遐邇。今年主中孚書局筆改。曾出逸梅小品一書。頗受讀者歡迎。茲又有續集之付梓。皆清新俊麗典雅淵博之作也。余雖久不與逸梅晤面。而得常讀

逸梅小品續集 序

六

其作品如與良朋晤對。亦可喜之事也。因爲數言以歸之。 甲戌秋月吳門
顧明道序于心死室





序五

自宏詞暢論爲當代所忌。小品文乃風起雲涌。顧一時趨尙好爲幽默滑稽之言。以爲若是者可告無罪矣。然爲清談誤國。六朝已叢集其矢。卽不然亦足以頹唐士氣。殊不利於青年之瀏覽也。逸梅之爲小品。皆有源本。或得諸賓座。或由於目擊。要非鑿空要渺可比。則一卷在手。可以遣愁。卽一鱗一爪。頗資談助。宜其初編問世。不逾月而空坊肆。於是興會飄舉。而有續編之輯。余最喜小品。童而習之。至今不舍。去年啓宏願。畢讀東吳大學圖書館所收藏之筆記。顧卷帙夥。暇時少。一年間僅百餘種耳。今逸梅復以所作見餉。余又須費數日之黃昏時分。倚胡床讀之。而余之宏願。又須耽擱數日。以克遂矣。是爲序。

吳江范烟橋

序六

余與逸梅。南朔睽阻者。計十有八年。雖偶返里。然祇匆匆一面。積臆萬千。各無由罄。去秋携眷言旋。就職省垣。雖鎮滬咫尺。而公私繁冗。荏苒經年。與逸梅晤者。仍僅一面。今春壽妹携外甥子鶴來蘇小住。得詳詢逸梅歷況。知其十八年來。依然故我也。近復以逸梅小品續集見示。且屬序之。夫三十年爲一世。十八年則一世之十六。爲時非暫。蓬瀛幾復清淺。天上麻姑。亦不勝其感喟。而逸梅則依然握三寸管。昕夕孳孳。博升斗以瞻養其妻子。豈樂此不疲耶。抑別有不得已者在耶。雖然。國事日非。人心已死。逸梅握三寸管。或作大聲之呼。或爲微言之中。昕夕孳孳。一一寓諸于楮墨間。俾覽其文者。知所興起。然則雖博升斗以瞻養其妻子。較諸蠹國賊民。以盡其物質享用者。其賢不肖相去又何如耶。周无住



序七

文章偉大。安可品分。更無所謂大小也。吾友鄭子逸梅。早歲蜚聲文壇。近更致力著述。以謙謙君子之態度。顏其文曰小品。非時下化。直自謙耳。古人謂文以載道。試觀現社會。汗牛充棟之出版物。類都誨盜誨淫。戕賊青年人之身心。影響百年後之德業。言之實堪痛心。鄭子文章。零璣斷璧。語語生輝。寓莊於諧。當收潛移默化之功。言近旨遠。誠爲砭俗藥風之作。宜其殺青甫竟。紙貴風行。可操左券也。不文如愚。學殖荒落。聊書所感。用誌讀者。范叔寒



序八

聰明材智之士。往往各有所好。或寄情書畫。或寓意詩歌。以涵容其心。而陶寫其志。獨吾友鄭子逸梅。於鑑賞書畫吟嘯詩歌之外。尤好爲文。孜孜矻矻。久而彌樂。且豐才篤學。博聞強識。有得於心。一一發之於文。詞約而意長。語簡而味永。予嘗比之柳州而愛之。今春嘗哀其所作。付之梨棗。曰逸梅小品。承學之士。爭相重焉。今者續集又成。益徵其文思之不倦。而意興之匪淺也。觀其所述。多足補近代掌故之闕。奚止文辭之佳妙已哉。因書以報之。

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弟蔣吟秋序



序九

余不識逸梅。但知其能爲文章。以補白名世。獲尊號。今歲春。識之於淨土蘭。若某君席次。儒生者流。而胸胸如老嫗。無輕倪蕩佚之見。始以奇奚爲嫗。亦能文。一夕。中酒偃臥。夢出荒村。無人烟。蔀屋一椽。中着頽嫗。逆客道故甚洽。語嚅嚅數家常。數農稼。以至山水蟲魚。上下古今。疾樂變續之迹。滔滔如決。末謂頽年蔀屋。農村無人。獨絃興歌。雖苦嘆味。差勝殢殢市門。旣又出蓬塊。日子來當飢。且進是。雖塵羹塗飯。亦足飫天倪。却尸氣也。余驚却之。瞿然覺。而嚅嚅者猶在吾耳也。及旦。逸梅遂以書來。屬爲其小品文序。因知此嫗者。真能以塵羹塗飯。飫人矣。爰收視返聽而爲之言。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冀翁鄧鐵造

序十

歲丁巳辛酉間。余鬻文海上時。鄭子逸梅喜撰小品文字。有補白大王之號。輒於新聞紙及諸家雜誌中。獲睹其著述。卽心儀其人。一日過吾廬。迺識荆。倜儻風流。咳唾珠玉。吳中佳士也。袖出凝香詞百數十首見示。嚼蕊吹花。芬留齒頰。直可媲美次回。而奪天真之席。讀畢。報以四絕。班門弄斧。自覺懷慚。蒙不棄。爲錄登小說新報。心甚感之。此余與鄭子訂交之始也。迨後余經營商業。屢屢失敗。庚午秋。鍛羽歸揚州。不通音問者久矣。今年春。鄭子以新作逸梅小品寄贈。其造意之清新。行文之雋妙。一字一句。不落前人筆記窠臼。讀之如諫果回甘。愈增興味。是學古而不泥於古者。紙貴三都。萬人爭誦。茲有續集之刻。想見五光十色。層出不窮。裨益後學。當非淺鮮。索序於余。余以筆墨拋荒。而情雖固却。因憶汪鈍翁之言曰。詩有以序重者。序亦有以詩重。



者。爰更其辭。爲文有以序重者。序亦有以文重者。則亦姑藉鄭子之文。以重
吾序云爾。鄭子幸毋哂焉。甲戌重九前三日吳興不死老人朱天目謹序



序十一

鄭子逸梅。賦性耿介。不喜與世俗伍。其高潔品性。直足媲美梁鴻之不因人熱。所以君至海上垂十年。依然落拓書生。鄉少年之後來滬濱者。或貴爲教官。或自任領袖。兼職纍纍。頭銜赫赫。高車過市。氣宇軒昂。洋洋得意之態。我輩寒酸。豈忍相較。惟君懷沖淡。而不善營謀。乃祇得埋首小樓。戕伐其腦。鬻文度日。直不啻自啜心血。矧蟲身斯世。欲圖葆其頭顱。又不能作破羅炎炎之章。筆耨之苦。于今爲烈。差幸天涯知己。競嗜君文。補王雅號。騰播騷壇。在幽懷孔傷之餘。亦足聊以自慰矣。中孚主人慕君聲譽。聘任纂事。並倩蒐集新舊雋詞彙刊一厚冊。題爲「逸梅小品」出版後風行寰宇。口碑洋溢。在此農村崩潰。百業凋疲之秋。主人復請賡以續集。於斯可以想見君之作品。初不以詹詹小言。而不爲世重。且誘人魔力。實至強大。下走于表同情之餘。